

70多年前重庆有所“中医黄埔”

大街小巷“郎中”集体学业务

听鄢树祥的女儿讲述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故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

世人都知晓大名鼎鼎的“黄埔军校”，但很多人不知道传统中医也有一所“黄埔”。在一次挖掘寻访一位老中医的过程中，我终于弄明白，我国第一所中医高等院校的雏形竟然就在重庆，而且就在母城渝中区，那就是新中国第一个中医教育机构——重庆中医进修学校。

老中医鄢树祥就是从这所“中医黄埔”走出来的，他用70多年职业生涯，演绎了一个令人敬佩而又传奇的故事。前不久，鄢树祥已年过六旬的七女儿鄢玉琼，为我翻开尘封多年的“中医黄埔”及父亲悬壶济世、医者仁心的传奇故事。

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鄢医生与妻子的合影

中医中药让我刻骨铭心

中华传统中医都是师徒之间，以口授心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发扬光大。而以高等教育院校方式传授中医中药，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初说起。

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，重庆中医药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曙光。1950年1月25日，西南军政委员会、重庆市卫生局联合召开医务工作人员座谈会。会上，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、卫生部长钱信忠、重庆市军管会卫生部长鲁之俊出席会议并讲话。根据此次会议精神和广大中医界人士的倡议，经过各方努力和多方筹建，1951年3月12日，西南军区卫生部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中医教育机构——重庆中医进修学校，鲁之俊任校长，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中医教育机构。办学地点就在今天的网红打卡地——渝中区山城巷。这里地理位置优越，视野开阔，1902年，法国人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并在此由法国人设计并建造了中西文化元素相融的“仁爱堂”教会医院，成为重庆地区的第一所西医院。

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中医药的办学教育也别具一格。西南军区卫生部根据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实际情况，先后把遍布重庆市区大街小巷的“郎中”全部集中起来，送入“重庆中医进修学校”，进行政治素质、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升，然后输送到西南各地乃至全国各地医院的中医科，为共和国培养了首批中医栋梁之材，被业界称为“中医黄埔”。

当年的培训班共举办三期，每期半年时间、学员100多名，其中有许多学员被留校任教，为其后高等教育提供了人才班底。后来，此学校更名为四川省重庆中医学校、重庆市中医学校，再后来成为今天的高等院校“重庆中医药学院”。

1953年6月29日，“中医黄埔”二期如

期开学，刚刚29岁的鄢树祥有幸成为“中医黄埔”学员。1924年2月，鄢树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兜山镇的一户农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后来被重庆市菜园坝笕子背一户开中药铺的好心夫妇收留，由于他勤劳好学与天资聪慧，深受药铺夫妇俩喜爱，夫妇俩便教他学文化和中医治病救人之道。在他28岁时，鄢树祥便在市区开设了一家的中医诊所，传承夫妇俩的善良与仁心，治病救人行善天下。

这短短的半年培训，成为鄢树祥中医事业可贵的高光时刻。培训班执教的老师都是国内中医界泰斗级人物，他的班主任是时任重庆市卫生局中医科长龚志贤；时任重庆市卫生协会门诊部主任、后任重庆市中医院院长的张锡君任副班主任；时任重庆市中医学会秘书长任应秋任教导主任兼中医药讲师。此外，全市各个医学领域专家也进行了授课。这次“中医黄埔”培训，鄢树祥以他的聪慧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医智慧；以他的良好品行与人格，升华洗礼着他的医者仁心。

鄢医生的七女儿鄢玉琼，向我展示了当年父亲培训时的手刻油印教材。泛黄薄脆的纸上，模糊显示着70多年前班主任的讲课内容：中医进修的目的是，学习政治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……学习基础医学、预防医学，在条件较好的进修班中还可以学习中医临床学、中药学，以便整理中医学术及临床经验，组织群众开展卫生运动……

当时培训教材都是手刻油印，教材有经典中医典籍《宋本新辑·伤寒论》《时病论》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《傅青主女科》《黄汉医学》等等。

1953年12月31日培训结束后，鄢树祥告别个体诊所，正式分配到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中医师。

传统中医庇护着百里矿区

我最早接触鄢医生、了解中医药是在20世纪70年代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我来到川黔交界处的大山沟、重庆市最大无烟煤生产基地——松藻煤矿。那时，我上学和放学都要路过矿上的职工医院，人还没有走到医院大门口，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，除了空气中草药味道外，耳边还不时响起药剂师们金属棒槌捣臼中药的敲击声……

当年的煤矿职工医院科室基本齐全，有西医的内外科、中药科、检验科等。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开始挂号。因母亲多病，我也经常早早地去排队挂号，奇怪的是绝大多数职工或家属都选择挂中药科。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喜欢运动，经常伤风感冒，大人从来不准我们吃西药，更不准打针输液，让我自己到职工医院去看中

医，中药拿回家后熬制服用。

中医和中药就这样在我幼年的印记里扎下了根。当年职工医院中医科医生最多时有4名，鄢医生就是其中之一，在方圆几十里矿区，甚至周边的贵州省区县，都是无人不知晓、无人不尊敬之人！鄢医生的大名鲜有人知，但几万名矿工家属们都亲切地称他为“鄢老头”。

据一些老职工、老患者讲，只要鄢医生两眼专注，手指把脉凝神，疑难杂症瞬间就会“投降”。他开具的药方总是别具一格、剑走偏锋，有意想不到的疗效。

“被我父亲医术所折服的，有讲述说不完的故事。”鄢玉琼说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矿上有一40多岁的职工患了严重的肝硬化，肚中的腹水特别严重，全身浮肿、脸色青黑且肿大，小孩看了都害怕，四处求医无人敢接收，家人都认为没有救了，为他准备了一口棺材。结果经过父亲的把脉诊治，奇迹发生了，病人的腹水没有了，病情彻底治好了，病人一家对此千恩万谢。从此，这位职工又多活了三十年。

“在同事们的鼓励下，父亲将此次医案写成论文，发表在《中华中医》杂志上呢。”鄢玉琼说，父亲还遇到一怪病，矿上一职工的子女得了奇怪的、十分严重的吐血病。经常是吐满一痰盂，人都快吐没有了。许多医生看到都害怕，根本不敢接手治疗。“孩子的父母找到我父亲，父亲立即摸脉开方。一服药下去止住、二服药下去见好、三服药痊愈，全家人对此磕头致谢。现在该小孩已长大成人，事业有成。”

鄢玉琼十分深情地回忆道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儿童脑膜炎流行猖獗，许多小孩因此病而夭折。而那些被父亲用中医中药治疗的儿童就十分幸运了。“据父亲讲，只要他去查病房或有人找上门来的，发现是患儿童脑膜炎的，就坚决反对抽脑脊髓进行检查与治疗，并尽力设法说服家长用中医治疗。结果，大量的脑膜炎儿童患者经过父亲的中医疗治，不仅痊愈，而且还保护了大脑不受伤害，有的小孩长大后还考上了大学！每每回忆起这些，我真的十分骄傲与自豪！”

鄢医生的医德医术就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慕名前来的患者太多太多了，不仅在整个矿区，甚至几百公里的外省，人们乘火车坐汽车前来，更有的单位还专门包车组团来看病。为保证看病质量和医生的承受能力，职工医院规定，鄢医生每天门诊人数不能超过100个号，但常常是超人数超时间给人看病。“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吃饭，当我们埋怨他时，他却告诉我们，治病就是我的职责！做人要多行善，要医者仁心！”鄢玉琼说道。

中医科每天都是人山人海，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，从下午2点到6点，每天都这样马不停蹄地把脉、问询、面观、开方，除了上一次厕所外，可以说是“毫不松懈”。

医者仁心不受山川阻隔

松藻煤矿地处两山夹一沟之中，前往

贵州方向的群山巍峨雄壮，停靠矿区的火车站“石门坎”，便可领略地理环境险峻！

然而，鄢医生精湛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并没有被群山阻隔。在那个年代，鄢医生的家庭住址在矿区是公开的秘密。女儿们回忆道：“经常有贵州桐梓、木瓜、松坎等地农民，深夜抬着病人，打着火把，走了几十里的山路，来到矿区，敲响我家的门。而我父亲总是热情接待，赶紧去职工食堂买来保健馒头（煤矿特有的四两重），为抬了一夜病人的农民兄弟充饥。”

在那个吃饭要粮票、每人有粮食定量的年代，鄢医生一家人口众多，没有充裕的粮食。但是，医者仁心的鄢医生及夫人还是一如既往，热情接待上门救急的病人。据鄢医生的女儿们回忆，经常有远道而来的山区农民找父亲看病，母亲总是吩咐我们：“拿几个大碗来，给客人盛上饭！”许多就边的农民兄弟都是一边大口刨着饭，一边大滴大滴的眼泪往下掉！

那个年代，企业职工在职工医院就诊属于免费，企业外的病人就得交钱就医，如果遇上钱不够住不起院的农民兄弟，鄢医生都会亲自出面妥善解决，先住院进行治疗，然后想办法解决费用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鄢医生63岁时在松藻煤矿职工医院退休。本应退休安享天伦之乐，可是百里矿区的职工家属特别是老病号们坚决“不答应”！三天两头、三番五次登门，要求鄢医生开设个人中医诊所。“我这个老病号，吃你开的中药最管用，你不开诊所，我只有等死呀！”……于是，一大帮热心的职工家属、老病号们自发组织起来，筹款的筹款、办手续的办手续、找房子的找房子、买药材的买药材，很快鄢医生的个体中医诊所在矿区落成开业。据矿区一些老病号们说，鄢医生的个体中医诊所不收挂号费，只收中药材的成本价。如果遇上钱不够的农民兄弟，照样看病抓药，有钱再送来就是，并且还多送几服药，满足一个疗程，决不耽搁治疗。

就这样，本应安享晚年的鄢医生，又为职工群众把脉行医28个年头，又是一代人在他的“望闻问切”下健康成长。

2014年5月，90岁的鄢医生走完了传奇一生，而那个时代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依旧流传！

鄢医生的儿女们说：“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，至今还有很多病人还在使用父亲留下的药方。经常有不知名不知姓的朋友，主动热情上前告诉我们，当年我的这病那病都是你父亲治好的，至今我们都十分感恩不尽！听到这些话语，我们当子女的心中感到无比欣慰！感到有如此伟大的中医父亲而骄傲！”

今天的任何时候，每当闻到浓郁中药味时，别人说十分难闻，我却感觉到这是在翻阅一部厚重的文化典籍，仿佛是在穿越大地的河流山川，仿佛是在品味古老而又沧桑的历史与文化。



图为鄢医生熟读的中医典籍，并传承给子女学习。